

# 酒道狂生

7 公孙梦作品集



上



酒狂逍遙生

續集

蓝天出版社

# 目 录

---

第	一	回	遇险梁家堡	.....	(1)
第	二	回	夜寒情暖	.....	(79)
第	三	回	海上枭雄	.....	(141)
第	四	回	萃英别庄	.....	(183)
第	五	回	血战龙垭镇	.....	(237)
第	六	回	管中窥豹	.....	(290)
第	七	回	暴戾恣睢	.....	(327)
第	八	回	胸中鳞甲	.....	(361)
第	九	回	三虎龙垭口	.....	(386)
第	十	回	东瀛武士	.....	(433)
第	十一	回	奔袭葛洪山	.....	(475)
第	十二	回	破镜难圆	.....	(542)
第	十三	回	一决雌雄	.....	(608)
第	十四	回	食人魔	.....	(653)

## 第一回 遇险梁家堡

肖劲秋见紫乙道长耗损了不少真元，连忙跃到他身侧替他护法。

不到片刻，紫乙道长缓过气来，含笑向他点头道：“多谢小施主，贫道已可举步。”说完，突然改为传音入密道：“今日之局险恶，对方还有三大高手未出，小施主功力深厚，但对敌时千万小心，首先自保，次求伤敌。只要能自保，敌人就不敢群殴，是以今日之局全仗小施主了。若能度过此劫，请小施主今夜三更到玉虚宫后殿旁一间小院见面，贫道有话要说，但请不要告诉任何人，连本门掌门也在内，请小施主切记！”说完，径自走回阵中。

不容肖劲秋思索老道长要他夜半见面的事，天灵教的金座护法已从最后一乘轿子中踱出，只见他黑巾蒙面，不见本来面目。此人头发全黑，体态雄伟，龙骧虎步，一袭华贵青衫，使其人显得气势非凡。

他一出现，连长孙荣在内，天灵教在场之人，齐齐躬腰，十分恭敬。等他走过之后，教众才敢直起腰来，可见金座护法在教中地位之高，连卦主也似乎不如。

老秀才、公良品四只眼直盯着那人细瞧，想从身段举止认出他的出身来历，但两人越看越丧气，竟是看不出一点门道，根本无法把此人和相识的武林人联系起来。只见他走到场中一站，也未亮出兵刃，但却从身上泛出一股煞气。这种煞气是看不见的，只能是感觉得到。一旦你有这种感觉时，你会毛骨悚然，俨然大祸来临，心头充满了恐惧，失去了反抗意志。

肖劲秋感觉到这股煞气时，马上明白对方是个可怕的对手，功力之高，无法估量。他想看看别人是否感到了这股煞气，用眼一扫，只见己方人众，除少数高手外，个个都露出了悚惧神色。再看敌方，也同样如此。就连碧蟾宫主田小燕，她表兄汪小龙和那个上年纪的总管，面上也出现了惊讶之色，他们的目光像被磁石吸住般，瞬也不瞬地盯着这人瞧。

公良品以传音入密对肖劲秋道：“此人武功已臻化境，不知是何来路，由老夫去斗他一斗，贤侄留在阵中坐阵。”

肖劲秋连忙小声答道：“不劳前辈出手，待晚辈去吧！”

老秀才道：“此人不可低估，你尚年青，身负重任，待我老秀才斗他！”

言未了，场中那人冷声道：“逍遙生，出来一战！”

肖劲秋对二老道：“人家指名叫阵，晚辈不能堕了师门威名。”

这话份量很重，二老有心上阵已是不能。

公良品轻叹道：“贤侄不可硬拼，你身负重托，千万以自身安全为重！”

一向嘻皮笑脸的老秀才也心情沉重地叮咛：“小老弟，你该明白，歼灭天灵教非你承头不可，要是不敌，就急速回阵！”

肖劲秋甚为感动，道：“二位老人家放心，晚辈不会鲁莽从事。”说完大步走出。

荀、甘二女、惠耘武、杨森天等高手都急得额头出了汗，笑狐等人连眼都红了，似乎肖劲秋这一去只怕就回不来了。

荀云娘忍不住道：“师傅……”

公良品不等她说完就道：“师傅已准备好接应，你们不必焦心。”

此时，全场人众都把目光对准了两人，随着肖劲秋与金座护法之间的距离拉近，人人都把心悬了起来。

突然，碧蟾宫主飞身跃到肖劲秋身前挡住去路，一双俏目紧盯着他，以传音入密对他说道：“逍遙生，你不是对手，快退回去！”

肖劲秋停下脚步，对田小燕的关心十分惊愕，也以传音入密回答道：“为武林正义，明知不敌，也要一战！”

“你真是大傻瓜，逞强有什么用，不过白白送死，值么？”

“多謝宮主關心，但在下未必會死。”

“哎呀，你逞什麼能，難道你看不出，人家武功比你高得多么？”

“宮主好意，在下心領，只要不死，定會記住宮主的恩情，望宮主莫再與武當及在下為敵，在下感激不尽！”

“我可以不與你為敵，但你要聽我的話，快快退回去！”

“宮主請聽在下一言，今日之戰並非在下逞能，而是正邪生死存亡之戰。天靈教若是滅了武當，天下還有哪一門派能擋其鋒……”

“你管那麼多幹什麼？天下幾個大門派全無一派是好東西，就連少林派在內，也都是以多為勝、以強凌弱的凶徒，你怎么就不明白事理，偏偏要和他們聯手護着他們？你這不是存心和我為敵麼？”

肖勁秋不禁苦笑，知她受家人教誨，把五十年前先祖被各大派逐出江湖的仇恨牢記心中，今番復出江湖，就是為雪被逐之恨，一時間也和她说不清，只有以後再慢慢勸說她了。

兩人嘴皮動却没有聲音，不知談些什么，引得天靈教人起了疑心，而那位表兄汪小龙更恨得咬牙切齒，恨不能一劍戳死肖勁秋。

此時，金座護法又冷聲道：“逍遙生，不敢應戰么？”

肖劲秋头一抬，道：“稍安勿躁，奉陪！”遂小声对田小燕道：“肖某若是不死，再谋与宫主见面之机，千万请宫主不要与在下为敌，望宫主保重！”

田小燕气得一跺莲足，转身就走。

肖劲秋屏息凝神，无暇去思索何以田小燕要关心他不让他去送死，他此刻只能把心思放到对付强敌之上。

他从容迈步，直走到蒙面人丈外停下。

蒙面上抬起了右掌，五指微弯，掌心里突然红了起来，继而又成紫色，肖劲秋不禁大惊，脑中灵光一闪，记起师傅说过的话。他老人家在讲述天下掌功时曾说过，有一种极歹毒的紫焰掌，打出时无声无息，却能碎人心脉，连护身罡气也抵挡不住，但近二十年未听说此种掌功出现，若是遇上练有此种掌功之人，要特别小心，不能大意。

认出了紫焰掌，他立即运起八成功力，双目盯住对方眼神，丝毫不敢分心。

蒙面人目露精光，慑人心魄，气势锐猛。肖劲秋毫不示弱，但有意隐藏自己功力，双目并无神威，但却像两泓深潭，化去了对方目中射出的火焰。

这一点局外人看不出来，只感到肖劲秋气势上已处于下风，只有当事人心中明白，这要万分的镇定功夫才能做到。只可惜蒙面人把这种感觉抛开，因为极高的镇静功夫必须要极高的内力才能做到之外，还有一种办法能够做到处变不惊，那就是涵养功夫。他确信对手的镇

静只是涵养功夫，对方内功虽然不凡，但离最高境界还有相当的差距，不能与自己相比。

所以，他认为逍遙生内心已然惊恐，是他一击取命的时机到了。

无声无息，他轻飘飘地拍出了一掌。

这一掌虽然显得轻柔乏力，但速度却是极快，场外人眨眼间就见拍到了肖劲秋胸前，似乎肖劲秋猝不及防，来不及躲开这一掌。但就在手掌将要触到肖劲秋胸襟衣服的刹那间，青衣一闪，人已横挪二尺，身法巧妙已极。众人还不及惊叹出声，蒙面人如影随形，竟然快如鬼魅地追了上去，那肖劲秋人刚站定，蒙面人已到了他身前二尺，第二掌拍了出去。这样快得不可思议的身法，令众人瞠目结舌。接下来眼一花，也没看清是怎么回事，肖劲秋已腾空而起，避过了第二掌，蒙面人紧跟着也跃到了半空，迅快的拍出第三掌，当真如电光石火，令人目不暇接。跃在半空的肖劲秋已无处遁身，只得举掌相迎。众人只听得一声霹雳般震响，蒙面人迅即落到地上，而肖劲秋一个身子却如断线风筝，落到五丈外，他在空中又连翻两个倒翻，这才双足落地，与蒙面人相距六丈余。这一声大震，才使众人知晓蒙面人轻飘飘拍出的掌力，竟是如此强大无俦，人人内心均感无比震骇。那肖劲秋被这一掌震得飞出几丈外，想必不死也已负了重伤。一时间，所有目光射向了落地的肖劲秋。却见他神色镇定，除了微微气喘，却看不出什么异状，

不禁大为惊奇，但更惊人的是，他纵身一跃，快如飞矢，眨眼就到了蒙面人身前，双掌向蒙面客击去。

咳，他在让过三掌后主动出击。

人们不胜惊骇，眼看蒙面人身形一晃，反攻肖劲秋。只听“轰轰”两声大震，两人又对了两掌，罡风激得灰土飞扬。尘雾中只见两个人影上蹿下跳，所站方位迅速变换，盏茶时分人影一分，各自相距一丈，彼此虎视眈眈，全神贯注，不敢分心旁顾。

在阵中悬着心的公良品、宇文浩忍不住轻轻吁了口气，沉重心情稍有减轻。

宇文浩用袖子擦了擦汗，轻声道：“好厉害！幸好小老弟挡住了第一轮攻击，居然能还以颜色，看来小老弟不会失手。”

公良品道：“鹿死谁手，尚是不定之数，蒙面人武功之高，实出人意料之外。”

宇文浩喃喃道：“此时若能罢战最好，只怕是欲罢不能，最后两败俱伤！”

此刻，蒙面人又出手攻击，但他一动肖劲秋就动，和蒙面人抢制敌先机。双方以快对快，快得让人看不清，接着又听见“嘭嘭”两声大震，飞扬的尘雾中两人身影又倏然地分开丈余。

灰尘落定，众人只见两人头上有了汗珠，足见两人打得十分激烈，内力消耗不少。

盏茶时分过去，两人依然停立不动。

公良品小声道：“糟，两人在招式上半斤八两，只怕要硬拼掌功！”

宇文浩急得连嗓音都变了：“小老弟，千万不可硬拼啊，千万千万！”他拼命压抑着，不让自己嚷出来，声音低得只有他自己听见。

可惜，事与愿违，场中两人一步一步迎向对方，硬拼掌力已无可避免。

一步、两步，出掌！只见两人挥掌击出，在轰然大震声中，两人双肩激烈晃动，但都站在原地，身形都矮了一截，原来是双足下陷。

“轰！”一声，拼了第二掌，紧接着又是“轰”一声，拼了三掌。

尘灰弥漫，已看不清两人身影，直到尘埃落定，才发现两人深陷土中，土已及膝。

稍停，两人同时双臂左右一伸，从坑中拔身而出。脚底刚踏地面，又同时喷出一口鲜血。但两人仍然四目相对，毫无罢战的意思。

又是盏茶时分，蒙面人缓缓转过身，一言不发地向己方所在走去。稍慢一步，肖劲秋也转身回武当一方。两人都走得不快，但却从从容容。蒙面人回到了轿子里，肖劲秋走到公良品等人身边，微微一笑就立刻坐了下去，赶快闭目调息。笑狐等人围了上来，被老秀才挥手赶开，一个个急得快要掉了泪。

此时，武当掌门太和道长走了过来，摸出武当治伤

神药还元丹给肖劲秋服下，不及探问伤势，对方又出人索战。

出场的是碧蟾宫大凤、二凤，只听她脆声道：“碧蟾宫侍卫曾琴、陆萍，武当派出来答话！”

明知对方剑术高强，但指名叫阵不能不理，太灵、太清双双走出。

曾琴面对太灵，长剑闪电般地攻了过去，太清面对陆平，遭的是同样命运，未出手就被攻得苦苦招架闪避。

师兄弟从未见过这样凌厉的剑招，只有招架的份，没有还击之力。但他们临危不乱，总算挡住了第一轮攻击的十招，虽说皮肉无伤，但道袍均被刺破了几个洞。惊怒之下未及反击，第二轮攻击又已袭到。太灵在第三剑被刺伤，太清在第四剑被刺穿大腿，两人都无力再战，若不是碧蟾宫主事先要她们不要伤命，太清、太灵早已身首异处。

两个姑娘长剑入鞘，任由太清太灵返回。

太字辈道长是掌门一辈的师兄弟，他们若是不敌，除护法长老外，还有谁能敌？太和掌门又羞又愤，自己身受剑伤，就是勉强出阵，也只能敌一人，但对方只是个侍卫身份，传出江湖岂不贻羞天下？正犹豫间，只听一声大喝，出来两个中年道人，虽有些面善，却叫不出他们的法号，二人走到二女跟前，报出的法号湛华、湛林，也属太字辈人物，是师叔的弟子，师叔当年阴谋遣

使湛明争夺掌门之位，湛字辈师兄弟从此受到冷落，他们对他们并不熟悉，此刻见到湛华，湛林与二女交手，抢先出剑攻击，但出剑始终没有对方快，遭到反击时不避不闪，竟是同归于尽的打法。

大凤、二凤三招后退出圈外。

曾琴斥道：“牛鼻子，你不要脸，打不过我，就大要无赖，你不要命了么？”

湛林道：“贫道丧命之际，女施主也难逃一剑之厄。”

陆萍道：“哼！若不是我家宫主不让取你们的命，你早已去了黄泉路！”

湛华道：“女施主所言不差，只是贫道师兄弟为武当存亡不惜一死，但女施主也不能全身而退。碧蟾宫人數不多，伤一个少一个。”

曾琴、陆萍又惊又怒，似乎不知该如何对待这些拼命三郎，俱都掉头去看宫主。

汪小龙见状大喝道：“宰了他们，有什么好犹豫的？”

田小燕怔了一怔，问道：“你二人不怕死？死了就能保住武当？”

湛林道：“武当弟子不惜以身殉道，武当基业决不会毁于一旦！”

“你二人在武当是何等身份？”

“贫道二人与掌门为师兄弟。”

“啊哟，辈份不低嘛！”田小燕吃了一惊，略一思忖，玉手一抬：“大凤、二凤回来！”

这个变化使场中双方均感意外。长孙荣心中恨极，这小丫头随心所欲，对敌如同儿戏，日后非得将她捏在手心里不可。

心中气难平，一挥手：“天心天禽出阵，把这两个老道宰了！”

独臂熊封如龙、天禽星柯元霞从阵中走出，但轿子里的圣座突然传音给长孙荣：“卦主，这样打下去，只怕是不了之局，对方还有好几个高手，打下去徒增伤亡。”

长孙荣道：“双方死伤不多，就这么退走，岂不堕了天灵教威名？”

两人正说着，场中情势已变，封如龙、柯元霞并未与人动手，武当方面人影闪动，只见九人一拨组成剑阵，刹那间组成了几十个九星剑阵，数百支长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，有如一片剑林。

圣座道：“瞧见了么？对手要以九星剑阵群殴，加上老醉鬼、胖和尚，那蒙面老者等人一伙，今日之局不能稳操胜券，为保存实力，你就下令退却吧！”

长孙荣心仍不甘，道：“我方人多，今日必能全胜。”

圣座道：“卦主别忘了教主旨意，此行本拟降伏武当为我所用，旨在收罗招纳武林人，若是灭了武当，又

毁了天灵教实力，岂不违背初衷，请卦主不必再多言，速下令撤出武当！”

长孙荣无法，传令依次下山。

武当掌门在柯元霞、封如龙出阵时，将湛林、湛华召回，两位师弟欲以身殉道，使他有了几分愧疚。湛字辈师兄弟一直被冷落，盖因师叔唆使湛明谋夺掌门大位之故，从此非但湛字辈师兄弟不受重用，只要不是太字辈的师兄弟，有意无意都受到了歧视，以至许多弟子心生怨恨，随湛明、湛月叛变师门，而湛林、湛华只好以死明志。若这般斗下去，此役之后，武当精英尽失，又何能鹤立于武林之中，因此他断然下令以九星剑阵对敌，既能发挥剑阵之力，又能减少伤亡。没想到剑阵一设，对方竟然撤出。只见一列列武士走得井然有序，不一会儿功夫，走得一个不剩，碧蟾宫一行稍后，沿大路飞奔而去。

一场大劫就此躲过，压在武当道众心上的巨石，瞬间化于无形。

肖劲秋伤得很重，多亏了一粒还元丹，使他在调息整整两个时辰之后，方才有了好转，恢复了一半功力。

公良品等人早已吃过斋饭，肖劲秋坐息醒来，自有小道童替他端来斋饭。

吃完后，一直等在静室外的诸侠，方才一拥而入，这个问伤，那个问交手情形，使他应答不及。

老秀才道：“莫乱莫乱，由老秀才问吧，你们大家

只管竖着耳朵听，包管满意。”

此刻，他们挤在一间偏殿里，除门口有两个小道童专为侍候肖劲秋遣来，其余道众都在忙紫云、太雷等人的葬仪。

老秀才问：“小老弟，伤势如何？”

肖劲秋道：“有还元丹之助，好了一半。”

“这人什么掌力，居然能伤了你？”

“此人使的是紫焰掌……”

“啊哟！竟是紫焰掌？”众人惊得叫了起来。

老秀才道：“奇了奇了，紫焰掌多年未现江湖，这蒙面客是什么人呢？公良兄知道么？”

公良品道：“不知道，这得慢慢想，一时间记不起来。”

老秀才道：“天灵教除三个卦主外，居然还藏有高人，这实在出人意外！”

公良品道：“老夫也低估了天灵教，以为只是三霸主在作祟，哪知幕后还有高人！”

肖劲秋道：“要斗天灵教，非我等几人之能，只有和武林同道联络，合大家之力才能与之抗衡。”

老秀才道：“碧蟾宫人虽不多，但个个剑法精绝，我看那宫主对小弟不错，要设法把她网罗过来，否则，又是一个劲敌！”肖劲秋道：“那宫主涉世未深，心存善念，但若被天灵教招揽了去，近墨者黑，那就不堪造就了，必会伤了许多人命。”

公良品道：“宫主手下留情，这是大家都看到的了，她若是不甘心投入天灵教，只怕要上长孙荣和那个金座的当，到时设计擒下，用剑法用酷刑逼出武功剑诀，天灵教众只要习了风魔剑法，那无疑就是武林的浩劫！”

肖劲秋一惊：“前辈所言不错，我们不能袖手不管。”

老秀才道：“先蹑其踪迹，能暗中保护最好，我说你笑狐和狗儿就辛苦一趟吧。”

笑狐道：“光我二人去能管什么用？”

肖劲秋道：“你蹑其踪迹，我明的与你会合，不过千万小心，莫被天灵教的人暗算了。”

说了一阵，众人让肖劲秋疗伤，便退了出来，各自在小院三三两两闲话。

笑狐和混天犬妆扮停当，下山而去。

肖劲秋为尽快恢复功力，立即打坐调息。

他并不急于治伤，闭目把交战经过再思索一次。对付蒙面人的紫焰掌，他未尽全力。

只因金座护法之上，还有四大座主。他不愿过早冒昧暴露实力和身份，因此金轮神功只施到了七成功力。

这就是说，彼此都有保留。他相信自己近来功力大进，若施十成功力，就会闪现金轮神功，那无疑当众泄了底。师傅说过，天下没有一种内功所向无敌，所谓武功第一那是痴人说的梦话，因为学无止境，全靠一个人的资质和勤奋努力。

所以，他不愿过早暴露神功，好让对方摸了底，生